



你是退伍青年，無所事事又憤世嫉俗，就是不相信藝術是條不歸路。  
你是地下藝術工作者，抽長壽喝高粱睡閣樓，你簡直是游擊隊。  
你離開台北，在台東撿漂流木開咖啡店，眼中充滿旺盛不息的熱情。

站在都蘭山腰藝術家朋友阿才的工作室前，望著遠方海天一色的綠島，不禁反思，人們在繁華都市中汲汲營營求取的是什麼？是名利嗎？還是物與欲？他們的生活方式在世俗標準下也許是貧窮的，但對這些充滿熱誠的藝術家而言，重點不在於物質上的豐盈，而在於精神上的富有；沒有了精神上的勝利，一切都是虛假的，失去了純粹的藝術信仰，一切都將不存在。對我所認識的某些堅持理想的藝術家而言，只有「精神上的貧窮」而沒有「物質上的貧窮」，這才是真實的人生吧！

#### 台北三芝「國家氧」：憤世嫉俗的退伍青年

我與我的一些藝術家友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還記得一九九六年剛自軍中退伍、不知將來在哪裡的「非常廟」(Abnormal Temple) 成員，成天無所事事、滿腔藝術熱血無處拋灑，剛好佔領台北縣三芝鄉一處廢棄紡織廠的「國家氧」(Nation Oxygen) 學弟們陸續去當兵，於是我們就接手此空間，並在牆上隨性塗鴉舉辦了一場正式展覽活動《末世漫遊》(Roam Finale, 一九九七)，各自在空盪的水泥牆上畫下當時心中的複雜感受。賴九岑畫了許多半具象的奇怪骨骼圖

案，劉時棟塗抹了一些半人半獸的玩具殘骸，我則在牆面上畫了一個狗嘴吐不出象牙的怪頭，腦漿噴滿了圓弧狀天花板，一旁看似菊花的物體則影射肛門撇條之猥褻；對於甫自軍中退伍、憤世嫉俗且不知未來在哪裡的我們來說，的確是一個自我宣洩及沉淪的過程——反正一無所有，未來再不堪也不會比混廢墟的日子還慘吧！抱著如此決心，大夥心照不宣地硬撐著，就是不相信藝術是條不歸路。

#### 桃園「龜山工廠」：地下藝術游擊隊

曾經舉辦過《破爛節》(一九九四)、《空中破裂節》(一九九四)、《後工業藝術祭》(一九九五) 等另類藝術活動的藝術家吳中煒，更是不把世俗標準放在眼裡。一九九七年我去參與他們搞的秘密基地——桃園「龜山工廠」，才發覺那一票人「無政府主義」到了簡直就是「游擊隊」的地步。「龜山工廠」在日據時代是一個養馬場，吳中煒等人將它改裝成一個綜合式藝術工廠，並建設此地為藝術家自發性的實驗基地；當時集結了各領域的地下藝術工作者共同創



作，包括裝置藝術、電子噪音、地下音樂、行為藝術……等林林總總的藝術實驗。他們缺錢時就接一些美工案子賺取材料費及生活費，工作累了就生把火、點根長壽菸、喝些高粱酒，或者到小閣樓睡通鋪，不然就到後山去遠眺桃園市，猶如一個小型的藝術人民公社。

## 藝術精神 > 物質貧窮



左頁上圖／藝術家吳中煒混跡台北華山、桃園龜山、台東都蘭等地，雲遊台灣、四處生火，聚集民眾宣揚另類藝術理念。圖為二〇〇一年華山火鼓會時的照片。  
右頁上圖／台東都蘭社區旁廢棄的「新東糖廠」，破舊的倉庫如今是藝術展覽場所，其自由、無拘束的空間與氛圍，吸引了台灣各地的藝術工作者陸續前來此地生活與創作。

雖然此地沒有任何規劃或經營策略，但亦因為沒有任何約束及責任，而逐漸吸引一些藝術家前來居住，不過此地已於二〇〇一年底無疾而終。後來吳中煒索性雲遊台灣各地四處生火、聚集民眾宣揚理念；在龜山工廠住了幾年的小馬（馬惠中）則轉戰台東，與當地藝術家共同建設「都蘭社區」。

#### 台東都蘭「新東糖廠」：原始狂野的在地力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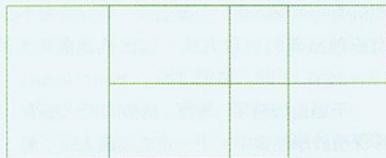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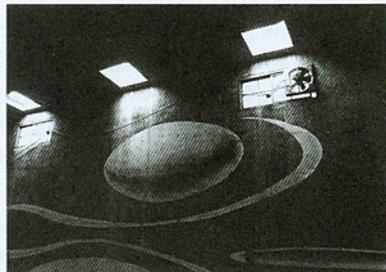
「都蘭社區」的故事，要由當地原住民廖勝義與外地藝術家共同在金樽海岸邊搭組的「意識部落」講起。他們直接從岸邊沙灘上撿來各式各樣、奇形怪狀的漂流木，組成數十間造型各異的木屋，自然形成一個原始部落，這裡既沒有明確組織，更別說經費來源；原住民與藝術家們就地取材，以手工刻製相當具有原創性的木雕作品，每到夜幕低垂，一夥人就席地而坐、生火、烤肉，在海邊聽著浪濤、遙望星辰，過著相當愜意而自在的生活。

二〇〇二年，因為颱風造成的土石流毀損了大半漂流木屋，他們索性將整個部落移至都蘭社區旁廢棄的「新東糖廠」內，在臨時搭建的草棚內雕刻作品，旁邊破舊的龐大倉庫則成為藝術展覽場所，雖然展出條件非常

克難，卻相當具有當地濃厚的原始狂野氣息。例如魯凱族藝術家娥冷（安勝惠），便將扭曲的漂流木編成一個狀如颱風般的造型；這些漂流木都因為颱風肆虐而從高山上順著溪流入海，經過海潮日積月累的洗刷與烈日曝曬，形成一根根自然天成的奇特木條，透過藝術家的撿拾與編織，訴說某種自然生態的循環法則。

也有許多外地來的藝術家在此居住與創作，例如來自台中從事小劇場創作的陳明才（二〇〇三年八月底在都蘭昇跳海身亡）、在史前館工作的「白博士」（傅君）、木工功夫一流的小馬（馬惠中）、「海王子」阿順、編染藝術家風亭與 A-ma 等人；他們還自掏腰包開了一家咖啡店，由藝術家們獨立經營。我經常與吳中煒在台灣各地遊晃，也曾在都蘭短住過幾天，看到他們於國立台灣史前博物館前舉辦的「南島文化節」（二〇〇二）中，同心協力搭蓋的漂流木屋，令我這個台北來的藝術工作者相當驚豔。在旺盛不息的熨熨營火中，他們眼中充滿熱情，看不到任何拘束與不安，我深感埋藏於此地的生命力不只是都蘭所賦予的，而是一種共同編織夢想的力量。

（本文作者為藝術工作者）



台中二十號倉庫 01 二十號倉庫入口牆上龐大的黑白繪畫，是由第一期駐村藝術家李俊陽與洪易共同繪製，畫面中的人物造型奇特、空間扭捏，頗有當地民間草莽奔放的氣息。

台北市華山藝文特區 02 華山藝文特區尚未開放的米酒作業廠不但廢得可以，還有各式各樣「塗鴉」（Graffiti）散落各個牆面，它們五彩繽紛地佔據著許多幽暗角落，如同紐約地下鐵內的塗鴉，有的帶著「龐克」（Punk）味道、「嘻哈」（Hip-hop）風格，其它則有「壞畫」（Bad Painting）傾向。沒有人知道它們是誰畫的，是誰畫的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種自由自在的態度，一種天無絕路、任我獨行的張狂揮灑姿態。

台北三芝某廢棄紡織廠／東方淨心療養院 03 每每回到此處，感覺時空與真實世界似乎停留在一處真空地帶，突兀地展現出某種凝結氛圍，卻又自絕於外地營造出一種冷漠的超現實感，一種基於真實世界卻又與真實世界遙遙相望的疏離視野，它暗示世界只空洞地剩下頹壞外殼，除了廢墟之外，別無它物。04 在頹敗灰暗的牆面上，是一個狗嘴吐不出象牙的怪頭，腦袋噴滿了圓弧狀天花板，一旁看似菊花的物體則影射肛門穢態之猥褻。默默地沉睡在破敗廠房內，管線夾雜著藤蔓在斑駁牆上畫下了無數抽象線條，如同老者在臉上皺紋般地穿越時間鑿痕，留下了喚不回的笑容與美好時光。

台東都蘭新東糖廠 05 新東糖廠破舊的龐大倉庫成為藝術展覽場所，雖然展出條件非常克難，卻具有當地濃厚的原始狂野氣息。圖為二〇〇三年九月「都蘭山藝術節」展出的空間之一。06 魯凱族藝術家娥冷（安勝惠）創作的作品，將扭曲漂流木編成一個如颱風般的造型，這些潔白漂流木都因為颱風肆虐而從高山上順著溪流入海，經過海水日積月累的洗刷與烈日曝曬，形成一根根自然天成的奇特木條，透過藝術家的努力撿拾與編織，訴說著某種自然生態的循環法則。

